

13.03 福也

夷方字文史資料

2
87



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

K2957.2

泰宁文史资料

请交换 指教
赠阅
政协泰宁县文史研究委员会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福建省泰宁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 办 公 室 ☆

目 录

林志群同志忆闽赣游击纵队

两次挺进泰宁

..... 陈雄整理 (1)

豫章山区绥靖司令就擒记

..... 邵康芝 (15)
..... 马凤元

文化馆初创回忆

..... 江润乔 (29)

上青教育史略

..... 黎盛汤 (37)

妇女家事补习学校创办始末

..... 朱玉崧 (42)

抗战初期的泰宁职业学校

..... 陈祖鑫 (46)

古老的建筑艺术珍品

——尚书第

..... 傅光辉 (51)

《四书集注》大田版本史话	邹裕璋 (58)
民国时期泰宁农村合作事业盛衰的 十五年 (1934—1948)	陈祖宪 (61)
泰宁封建土地的占有情况和剥削形式	江天骅 (69)
鱼川造船厂史略	邹裕璋 (79)
泰宁古今交通琐谈	梁印浩 (82)
民国时期弋口地区匪患纪略	张宗珂 (99)
泰宁历代进士简介	肖逊辑录 (105)
诗卷长留天地心 ——忆先慈李宜男	涂大楷 (115)
下渠人民深恶痛绝的大地霸 ——周鸟岐	江锦周 (127)

林志群同志忆

闽赣游击纵队两次挺进泰宁

（根据访问记录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党史工作委员会 陈 雄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蒋介石集团在美国的支持和怂恿下，一面玩弄“和谈”阴谋，一面积极部署全面内战，妄图消灭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1945年9月，国民党福建当局悍然制造震惊中外的“永安大狱”事件，紧接着又在闽东、闽北、闽西、闽南和闽中分别设立了五个“绥靖区”，并数次修订其“清剿计划”，开始了向我闽粤边、闽东北、闽南及闽西等革命根据地的野蛮清剿，在福建燃起了全面内战的烽火。

1946年2月，中共福建省委召开了抗战胜利后的首次会议，分析了当时的福建形势；决定在继续大力开展和平民主运动的同时，加紧

做好武装自卫反击的准备；并着重部署了以武装工作队的形式恢复闽西北各县，第二次开辟以江西腰岭为中心的闽赣边革命根据地的任务。

当时我正在南（平）沙（县）尤（溪）根据地闽西北特委任副书记（书记为蔡敏）。省委要我一人先到闽赣边一线跑一趟，摸清沿途路线，并尽可能建立起几个据点，以便带领队伍秘密通过。我接受任务后，即从沙县富口出发，经明溪的夏阳、常坪、水口、夏坊，从明泰交界的乌石墩进入泰宁县境，然后沿饶山、鱼川、大田、新桥，最后到达与江西黎川接壤的大源。记得进入泰宁县境后，当地群众中有不少是从闽侯迁到那里开荒的垦民，因我是闽南人，与其语言相通，说起话来也就更为投机了。在熟悉了沿途的路线，并建立起一些据点以后，我即从原路返回到南平的东门。

这时，省委为加强开辟闽赣边根据地的武装力量和领导力量，已抽调了建（阳）松（溪）政（和）特委书记陈贵芳及所属游击队主力，汇合闽中特委书记黄炭禹等率领的游击队共八十余人，组成了一支精干的武装，还配备了机

枪两挺。三月底，这支队伍便由黄康禹、陈贵芳、蔡敏和我四人具体负责，从南平东门出发，沿着我上次所走过的路线向泰宁挺进。

泰宁曾经是二战时期的中央苏区，但自红军北上抗日以后，国民党及地主民团就乘机对苏区人民进行了惨无人道的反攻倒算，血腥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摧毁革命基点村，使当地人民蒙受了极大的灾难；此外这里的土匪也冒名红军到处抢劫，把罪名转嫁到共产党的头上；加上当年党内第三次左倾错误时，在这一带杀“AB团”、“改组派”留下的恶劣影响，造成了群众对党认识上的严重混乱。考虑到这一情况，省委决定我们的这支武装工作队对外以“民变军”的名义开展工作，并在临行前向我们反复强调了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重要性。

队伍离开南沙尤根据地不久，就被敌人发现了目标，马上从各地调兵前堵后追，并指挥民团封锁大小道路，企图一举吃掉我们这支队伍。我们白天不敢行动，只能在夜间沿林间小道隐蔽前进，就这样也还是与敌人遭遇了好几次，一次是在明溪的温庄，牺牲了我们一位排

长；另一次是在明泰交界的鳌坑附近，当部队进入我上次在那里建立的一个据点时，让敌人包围了，我们牺牲了三人，还受伤四人，才冲出包围圈；还有一次是在进入泰宁龙安后，在一座高山上宿营时与敌人打了一仗，幸好很快就摔掉了敌人，才没有造成伤亡。

部队经双坪、饶山、廖元等地到达了挽舟岭的马路上后，本拟趁夜幕的掩护越过公路，偷渡金溪，向大田推进，但我们沿河岸摸来摸去，却始终找不到渡口，且时值春雨连绵，溪流湍急，又不能涉水渡河，急得我们心急火燎。直到沿马路走到与建宁交界的茅店，才发现一个渡口，而且旁边还停了许多木排，这时战士们欣喜若狂，迫不及待地登上木排，几个动作快的同志已经解缆开排了。谁知狡猾的敌人早在我们沿河找渡口的时候就已发现了我们的火把，并抢先来到茅店的对岸埋伏起来。当我们第一只排刚驶到河心，敌人的机枪就象夏日的暴雨一样忽然倾泻下来，排上的战士急忙扔掉火把，跃进溪流，我和部份尚未登排的同志也连忙架起机枪，隔河与敌人对打，以掩护河中的同志泅渡回来……战斗持续到东方破

晓，我们且战且退，直到退进茅店后山的茂密树林之中，敌人才不敢贸然追击。队伍在林中会合后，撤回到善溪的王古坪。这是一个仅有七八户人家的小村庄，村里的老百姓都很好，不但替我们封锁消息，还帮助我们探听敌情，为我们买米买菜及其他日用品。

部队在王古坪休整了一个多月。这时摆在我们面前的只有前进、留下和后退三条路。前进吧，前面有数倍于我之敌挡住了去路，同时据情报分析，敌人还在大布、龙安、弋口不断增兵，并派出便衣四处打探我们的行踪，冒险前进，难免被动挨打；留下吧，我们不仅粮食殆尽，子弹也快打光了，还有一些伤员，加上人地生疏，没有群众基础，敌人又在这一带推行一家通匪十家同罪的联保连座法，为了不连累当地群众，我们待伤员的伤势略有好转，战士们的体力亦已恢复之后，就开始秘密后撤。部队自善溪、龙安而盖竹洋，经天上岗到杨梅垌后遇到刚下台的伪保长廖生茂（麻脸），在与他的交谈中，发现他对国民党抓丁派款满腹牢骚，我们在他家吃了一餐午饭，并对他宣传了一番“民变军”的宗旨后，就经陇西山撤回到南沙尤根据地

了。这就是我们第一次挺进泰宁的经过。

第二次挺进泰宁是在1947年3月。挺进部队的番号为“闽赣游击纵队”。这时黄康禹、蔡敏已调往江西工作，纵队由闽西北地委书记王一平兼政委，武装部长沈宗文任司令，组织部长夏仁珍负责群众工作，我任宣传部长兼纵队政治部主任。队伍由100多人组成，配备机枪一挺。挺进路线是沿沙县、顺昌边界向杨梅垵方向前进。途中打下明溪常坪伪乡公所，并破仓分粮以后，行动目标即已暴露，部队刚进入陇西山，后路就被切断。这回我们吸取了上次的教训，决定先在这一带住上一个时期，建立起根据地后，再逐步打通前进的路线。陇西山前面就是泰宁的杨梅垵，去年我们部队经过此地时虽已做过一些工作，但仅仅停留了几个钟头。为了摸清情况，便由我率领三位战士化装成过路行商上了杨梅垵，找到老保长廖生茂，这时他已经不认识我了，闲谈中我以了解当地土特产的行情为名，调查那里的政治、经济关系。话题扯到工农红军，发现他对“民变军”印象很好，说我们买卖公平、待人和气。当我暴露出庐山真面目以后，他显得非常高

兴，热情地留我们到他家里住，晚上还约了几个人与我们喝血酒、拜兄弟。第二天他又领我们四人上狮子岩、天上岗、盖竹洋查看地形，还介绍我认识了不少群众。这一带山高林密，地方偏僻，部队容易隐蔽，三个村庄仅四十多户人家，且生活清苦，群众也易发动，是开展游击活动的理想环境。这时我才透露后面还有部队，并派出两位战士回去汇报和带路。第二天部队便开到狮子岩，在那儿架起茅房驻扎了下来。

一天，廖生茂领来饶东福与我们认识。饶是当地新任保长，家住池潭，常来这一带收捐派款，还在天上岗搞了个姘头。我总觉得此人非常滑头，可廖生茂却一再说他老实可靠，饶也表示愿意保守秘密和帮助我们开展工作。后来他也确实为我们买过几次东西，送过几次情报，还派他的一个保丁领我上了趟泰宁县城，在那里建立了一个据点。

在狮子岩住了十来天，部队就全部开到盖竹洋开展群众工作，并在那里发展了几十个人参加贫农团，还组织了个老年会。贫农团是我们的基本组织，要政治可靠、历史清白、能严

守秘密，愿为党工作的老贫农才能参加，由天上岗的廖连生任团长，我们当时还打算考验一段时间后，从中发展党组织。老年会则为一般组织，凡年龄大点的都能参加，搞这个组织的目的一来表示我党尊重长辈，更重要的是为了取得他们对其子女参加革命活动的支持。由于我们始终感到廖生茂和饶东福等人靠不住，本想在群众发动起来以后便甩开他们，但考虑到这样做容易在群众中引起“过河拆桥”的误会，所以最后还是让廖生茂当了这个协会的主席。

经过一个来月的工作，在这里恢复了闽西北地区的第一个根据地以后，部队准备继续前进。5月中旬，王一平同志亲自率领几位战士向龙安、善溪方向开辟据点。几天后，王又派交通来，要我带十几人去加强工作。我领了暨文海、王德标等人组成的小分队走出不到20里路，就遭到敌人的伏击，幸好我们撤得快，又有马枪掩护，总算没有遭受什么损失。第二天天刚亮，我们在一座高山上的香菇厂里找到了王一平同志后不久，驻地即被敌发现。我们在山上到处转，始终不能摆脱敌人，最后在张地

附近的大山中被敌人围困了三天三夜，部队向前后方向突围四次均未奏效，一直坚持到第四天破晓，经过一场恶战，我们牺牲了四位同志后，才冲出重围。不料才走到君子峰，又陷入敌人包围圈，这时子弹已打得差不多了，部队非但疲惫不堪，还有不少的战士挂了花，为此我们只好找了块地形较好的树林子就地隐蔽起来。一躺下来，大家顿觉饥肠漉漉，正准备搞饭吃，才发现只剩下一小袋米了，这点米仅够留给伤员每天熬一小杯米汤喝，其余的同志就只能靠野菜、树叶充饥了。几天熬下来，人人饿得头晕眼花。这时有位哨兵采回来不少野菇，战士们见了如获至宝，立即支锅煮菇，我们每人都分到了一大杯。谁知这竟是毒菇，吃后不久，菌毒发作，只觉得四肢乱颤，舌头僵硬，连话也说不出来。好在吃得不多，昏迷了一阵后，又都慢慢地苏醒过来了。部队在极度困难中熬了四天四夜，甚至都已做好了牺牲的准备，我和王一平同志把省委、特委的文件及信件等都已烧毁了。想不到围山的敌人由于一连几天未曾发现我们的动静，而误以为我们已经撤走，竟自动解除包围了。

敌人虽已退去，可我们却已饿得两腿直打哆嗦，踉踉跄跄地走了几步，又都瘫倒在地。暨文海和另一位战士还因连日吃树叶，甚至吞黄泥巴充饥而胃痛得倒在地上直打滚，连给他吞了鸦片都不顶用，到这时，我们除了对他们鼓励和安慰外，已什么也无能为力了。尽管这样，也不能在这里等死，于是我们开始象原始人一样慢慢地向前爬行。爬一阵就停下来躺一会，就这样爬爬停停，每向前挪动一步都要付出巨大的努力……。

我们爬了一天一夜，翻过了几座山头，终于在泰宁与明溪交界的一座山上找到了一个制造土纸的山厂。在那里买到了不少米，还有两头猪、四斤盐和一包干菜，大家狼吞虎咽地饱吃了一餐后，还脱下裤子把吃剩的米装进裤管，吃剩的肉就用滚水烫一下，让猪血凝固，以免滴在路上给敌人留下行踪。我们把米和肉背到附近的一座高山上，并在那里休息了五天，每个人都洗了个澡，也洗了衣服，消灭了虱子，还采了些苦叶菜为伤员换了药，最后的一天晚上，我们还在篝火旁为战斗中牺牲的四位同志开了个简单却很肃穆的追悼会。

稍事休整后，队伍又继续前进。走了两天，当我们进入一个小村庄，正准备补充些粮食时，猛然发现又有几股伪军朝我们包抄过来。乘包围圈尚未收拢，我们当即指挥战士们迅速突围，打死了三个敌人，并缴获一条子弹袋和六排七九子弹后，又退回到屋后的深山之中。第二天，我们对这支小分队今后的行动进行了研究，一致认为这次遭遇战尽管打得十分漂亮，但敌人行动诡秘，估计周围已集结了不少伪军，并再次摸清了我们小分队的行踪。而我们驻盖竹洋的主力又一直没有消息，再打下去，即使不被敌人消灭，也将让饥饿和疲劳拖垮，为此决定避开敌人，沿老路撤回南沙尤根据地。部队在山林中钻了几天，依靠地图和指南针的引导，终于找到了来时的老路，并秘密通过了明溪的鳌坑、夏坊。但在快到枫溪时，又叫敌人发觉了，只是由于我们迅速抢占了附近的高地，才打退了敌人的四次冲锋，然后安全后撤。可惜的是战斗中又把指南针给弄丢了，如今是连方向也辨别不清了，队伍在山上绕来绕去，打了个大圈圈，几天后才发现又转回到了杨梅垌和盖竹洋之间的山林之中。

这时我与王一平同志研究了一下，都认为留在盖竹洋的主力肯定早得到消息并安全转移了，最坏的估计是上了敌人的圈套而被消灭，甚至此刻敌人正张着大网等着抓我们这条鱼呢。但是既然到了这里，就无论如何也得打听一下部队的消息。于是决定先让部队休息一夜，次日下午派出几个人先上狮子岩的茅厂探听情况，其余同志则全部登上高山担任警戒。奇怪的是我们在外面转战了20多天，他们不仅安然无事，甚至连我们的情况都全然不知。我们待队伍会合后，连夜召开了紧急会议，大家交换了20多天来各自的情况后，一致认为敌人已经增兵将我团团围困，他们暂时没有在盖竹洋下手，显然是由于现在还没能把我们的小分队吃掉，如今得知我们已经会合，不日定将合兵聚而歼之，为此部队应当尽快撤离盖竹洋。另外我们从20多天来纵队主力之所以没有得到任何小分队的情况分析，得出已经被饶东福等封锁了消息的结论。（事后查明，这时饶东福、廖生茂、廖连生等已在泰宁伪县长陈述祖的威胁下集体背叛了）考虑到突围时残酷的战斗在所难免，而小分队才刚刚回来，20多天的连续

作战和饥饿已严重地摧残了部队的战斗力，为了赢得一个短时间的休整，以恢复元气，我们还设下了一个缓兵之计，以将敌人稳住。

第二天，我上天上岗找到饶东福和廖生茂，告诉他俩部队准备在盖竹洋召开闽西北地区各县县长会议，届时前方的司令员也将到会，要他俩帮忙采些付食品。他俩果然中计，一再追问“什么时候开会？”我装出很神秘的样子说：“还得过20来天。”并再三嘱咐要保守秘密。过了几天饶东福当真替我们买回来几头肥猪，还有一群鸡鸭。这边我们也发动部队搭起了几座大茅房，借来几付床板，还写了几张欢迎标语以迷惑敌人。这一招果然灵验，敌人便再也没有来惊动我们了。

经过十几天的养精蓄锐，部队即按原计划分兵三路后撤，第一路由我领王德标以迎接前来开会的司令员为名，公开到泰宁县城，然后让王德标返回南沙尤根据地，我则找边区党委汇报工作（这时福建省委已改组为闽浙赣边区党委）；第二路为王一平、夏仁珍率领的机关工作人员于同日夜晚秘密离开盖竹洋，经陇西山从原路撤回南沙尤；第三路由沈宗文率领全